

热历史

博引诸家典 一篇惊世文

——揭开王勃著《滕王阁序》背后的秘密

□徐蕾

“豫章故郡，洪都新府。星分翼轸，地接衡庐。襟三江而带五湖，控蛮荆而引瓠越。物华天宝，龙光射牛斗之墟；人杰地灵，徐孺下陈蕃之榻……”王勃的《滕王阁序》声韵铿锵，文气畅达，文以阁名，阁以文传，历千载沧桑而盛誉不衰。

众多文献记载王勃写序故事

王勃，字子安，汉族，唐代文学家。古绛州龙门（今山西河津）人。王勃写下《滕王阁序》的故事，在很多文献典籍中都有记载。唐代《中元传》记载：“勃引纸，方书两句，一吏入报曰：‘豫章故郡，洪都新府。’公曰：‘老儒常谈。’一吏又报曰：‘星分翼轸，地接衡庐。’公曰：‘故事也。’一吏又报曰：‘襟三江而带五湖，控蛮荆而引瓠越。’公即不语。自此往复吏报，但颌颐而已。至报‘落霞与孤鹜齐飞，秋水共长天一色’公不觉引手鸣几曰：‘此天才也。’”南昌历史专家应宗强认为，此文简略，资料最为原始，后世诸本，皆源于此，细节却逐渐丰富，之后冯梦龙等又有所增益。

五代王定保所著《唐摭言》记载：“王勃著《滕王阁序》，时年十四，都督阎公不之信，勃虽在座，而阎公意属子婿孟学士者为之，已宿构矣。及以纸笔巡座上宾客，勃不辞让，公大怒，拂衣而起，专令人伺其下笔。第一报云：‘豫章故郡，洪都新府。’公曰：‘亦是老先生常谈。’又报云：‘星分翼轸，地接衡庐。’公闻之，沉吟不语。又云：‘落霞与孤鹜齐飞，秋水共长天一色。’公矍然而起曰：‘真天才，当垂不朽矣！’遂请宴所，极欢而罢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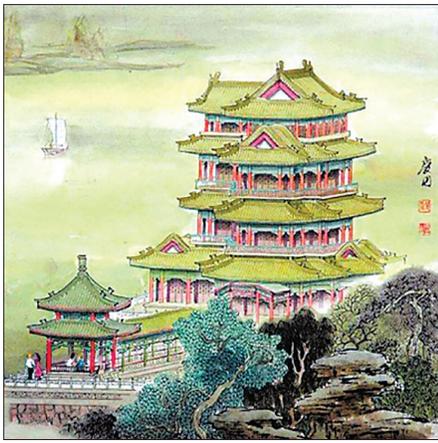
应宗强认为，《滕王阁序》首句“豫章故郡，洪都新府”，历代注家以为是唐高祖武德八年洪州总管府改洪州都督府一事，起首点明郡治沿革，其实亦是佳句，然常人行文亦必从此下手，故都督不以为贵，遂称“老儒常谈”。

王勃乃是骈文用典高手

《滕王阁序》中引用典故众多，明杨慎《丹铅录》评论道：王勃“以十四岁之童子，胸中万卷，千载之下，宿儒犹不能知其出处”。明张燧《千百年眼》亦言“岂非间世奇才！杜子美、韩退之之极其推服，良有以也。使勃与杜、韩并世对毫，恐地上老骥，不能追云中俊鹤。后生之指点流传，



▲王勃（资料图）



▲滕王阁（资料图）

妄哉！”

应宗强说，《滕王阁序》中提到“王将军之武库”，明杨慎《丹铅录》引《三国典略》道：“萧明与王僧辩书：凡诸部曲，并使招携，赴投戒行，前后云集。霜戈电戟，无非武库之兵；龙甲犀渠，皆是云台之仗。”“紫电青霜”一语即本于此。而王将军（王僧辩）与豫章有何联系？《资治通鉴》记载：“高祖武皇帝十四大同年春，正月，敬躬据郡反，改元永汉，署官属，进攻庐陵，逼豫章。南方久不习兵，人情扰骇，豫章内史张绾募兵以拒之。绾，纘之弟也。二月，戊戌，江州刺史湘东王绎遣司马王僧辩、中兵曹子郢讨敬躬，受绾节度。三月，戊辰，擒敬躬，送建康，斩之。僧辩，神念之子也，该博辩捷，器宇肃然，虽射不穿札，而志气高远。”说明王僧辩曾在豫章用兵，王勃用此典自在情理之中。

古人用典讲究“言必有出处”。这些典故经王勃妙手翻新后，异于原文，却不离于原文，更有点铁成金之妙。应宗强认为，王勃用典方法其实是骈文中一种专门的修辞方法，刘麟生《骈文学》论用典称：“用典如何可以自然曼妙？不外乎融化剪裁，《四六金箴》之说，可供参阅。”《资治通鉴》中王僧辩豫章平叛事“众所共知”，所谓“熟”也；“霜”“电”“武库”出《三国典略》，所谓“剪”也；四十余字削为四六句，所谓“析碎本语以融之”，“紫”“青”“王将军”所谓“贻以己字融之”，此为“融”也；“王将军之武库”古事今意，并行不悖，既用豫章旧典，又可代指阁上嘉宾，此所谓“化”也；式虽四六，而与古文无异，使人唯知滕王阁“座上显客”王将军，而不知此兼用典，此所谓“串”也。由此看，王勃此句“王将军之武库”乃是用典，而翻故出新，语意双

关，不愧为骈文用典的高手。

王勃究竟有没有打“腹稿”？

王勃作序究竟有没有事先准备？这是一个千古之谜，史上无丝毫根据可以查出王勃已“宿构”文章，故此留下了一个近乎文学神话的故事。王勃的《滕王阁序》惊才绝艳，《醒世恒言》等很多记载中，都描写了王勃作序有神助的故事。

《新唐书》记载：“初，道出钟陵，九月九日都督大宴滕王阁，宿命其婿作序以夸客，因出纸笔遍请客，莫敢当，至勃，泛然不辞。都督怒，起更衣，遣吏伺其文辄报。一再报，语益奇，乃矍然曰：‘天才也！’请遂成文，极欢罢。”《新唐书》还写道：“勃属文，初不精思，先磨墨数升，则酣饮，引被覆面卧，及寤，援笔成篇，不易一字，时人谓勃为‘腹稿’。”所谓腹稿，就是满腹经纶的作者在心中思考的结果。据应宗强推测，王勃到滕王阁作序之前，其实已经有了一定的积累。从王勃用典分析，王勃在旅途中有可能看了《越绝书》《汉书·地理志》《水经注》等书籍，因为这些书犹如古代的导游图。古代要了解一个地区的山川、城邑、交通、典故、人物、特产都只能从这些史籍中了解。从王勃在江淮所写的《秋日楚州郝司户宅钱崔使君序》、江中游览所写的《采莲赋》、在南昌所写的《滕王阁序》、在广州所写的《肇鉴图铭序》来看，路线正贯穿其中。应宗强推测，在出版、图籍并不发达的唐初，介绍历史、地理的《水经注》《汉书·地理志》《越绝书》是读书士子的首选。王勃一路沿江而下，万里省亲，途中必携诗书以消永日，了解各地的天文地理、人文典故。

（《学习时报》）

史海钩沉

一百年前北京饭店已通暖气

□刘永加

一百年前，北京饭店是当时北京供暖比较早的大型建筑。1900年的冬天，崇文门内大街苏州胡同，来自法国的两个年轻人开了个小酒馆，虽然只有三间门脸儿，生意却很红火。1901年，他们迁到东单，正式挂上了“北京饭店”的招牌。1903年，由于饭店发展很快，他们在王府井南口建起一座五层红砖楼，位置就在现在的新大楼。

1917年，北京饭店再度扩建，向西发展，在旧楼旁边又建起一座七层法式洋楼，即今北京饭店B座。建筑外形选取了17世纪的法式建筑格调，建筑内部突出了法式豪华、浪漫的古典风格。这座大楼每层21间，共计105间，加上先前的48间，北京饭店客房总计达到了153间。

在当时，北京饭店已经很先进了，不仅设有酒吧、舞池、理发室，客房还有独立卫生间，屋顶花园还有舞场、花厅、餐厅，周末有舞会，能容纳一千多人。饭店从东交民巷德国电灯房引来电，装上了电灯；还安设了电话机中转线；特别是居然装上了两部奥的斯牌升降电梯。

尤其是饭店安装了锅炉，铺设了暖气管道，使整栋大楼供上了暖气。饭店有20匹马力电滚子，两个水井，附设两水箱，一冷一热，这样整个大楼都能用上热水了。

由于北京饭店具备了暖气等先进设施，所以生意兴隆，价位居高不下：单人间每天15元，双人间22元，带客厅的每天35元，包括一日三餐，还有下午4点的茶点。包月分为250元、300元和450元三等。

扩建后的北京饭店被誉为“远东唯一豪华酒店”，与六国饭店和东方饭店并称为“北京三大饭店”。北京饭店以位置最佳、景观最佳、服务最佳，排名三家饭店之首，成为中外贵宾来京下榻首选。（《北京日报》）

名人轶事

“躺平”名家姜子牙

□陈仓

“躺平”一词成为网络热词。所谓“躺平”，指当下年轻人少工作、不买房、不购物、不结婚、不生子，降低生活欲望的态度。“躺平”不稀奇，古已有之，有些是谋略，有些是艺术，并非全是不思进取、不求上进的“负能量”“毒鸡汤”和“丧文化”。在古代“躺平”界，不但名家辈出，而且异彩纷呈。

姜子牙“躺平”自学，半生研究兵法战策，成为兵家鼻祖，等待最强的领导，成就一番伟业。姜子牙先祖曾做过四岳之官，辅佐夏禹治水有大功。

姜子牙出世时，家境已败落。为养家糊口，姜子牙干过屠夫，开过酒店。当时，姜子牙低收入，低消费，但他人穷志不短，他勤奋刻苦地学习天文地理、军事谋略，研究治国安邦之道，期望能有一天为国家施展才华。姜子牙在秦岭山下磻溪“躺平”隐居做学问，靠钓鱼勉强度日，老婆受不了贫苦日子，弃他而去，直到七十岁，姜子牙仍孤身一人。姜子牙垂钓磻溪，“偶遇”姬昌，君臣纵论天下事，姬昌叹服其奇谋大略，拜相恭请，二人一同乘车而归。后来，姜子牙被尊为太师，在灭商兴周之战中立下盖世奇功。（《文摘报》）

生活史

古人的“冰上运动”

□赵柒斤

直接记载“冰雪运动”的文字，隋唐时期才初现端倪。《隋书》“契丹室韦”条曰：“南室韦北行十一日至北室韦，分为九部落……气候最寒，雪深没马。冬则入山，居土穴中……射猎为务，食肉衣皮……地多积雪，

惧陷坑阱，骑木而行。”南北室韦皆古代东北部少数民族，在气候严寒、积雪甚深的环境下，当地人发明了木质滑雪工具，堪称一种省力便捷的交通出行方式。

而“冰上运动”文字记载最早见于《新唐书》“回鹘下”条谓：“东至木马突厥部落……桦皮覆室，多善

马，俗乘木马驰冰上，以板藉足，屈木支腋，辄蹴百步，势迅激。”意思是，向东可到木马突厥部落，这里人用桦树皮做屋顶，多好马，习惯在冰上乘木马奔驰。所谓木马，即用板系在脚上，用弯木支在腋下，一使劲就可溜出百步，既快又有力。

（《北京青年报》）